

爱情是不解之词

——谨以《六十七个词》向米兰·昆德拉致敬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赵瑜

《六十七个词》是米兰·昆德拉一篇小说评论的标题,事关别人对他小说的误解,他试图用 67 个词语来表达自己对小说的全部理解。

事实上,他失败了。小说或者根本不在具体的词语里;又或者,不需要这么多词语便可以界定。但这并不妨碍我喜欢他。

对别人宣布喜欢米兰·昆德拉,这事儿多少有些虚荣。自米兰·昆德拉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中国以来,他一直占据着太多的词语资源。米兰·昆德拉的好,犹如一款质量好又价格不菲的男用牛仔裤,耐磨、吸汗,又有些休闲的气质。然而,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种款式的裤子,因为,他的裤腿太长了,甚至,它还坚决且固执地在屁股兜的位置绣一个庸俗的 LOGO。

这比喻定会倒了部分阅读者的胃口,那么,便成功了。

我喜欢米兰·昆德拉非常之浅薄,如果说,我阅读米兰·昆德拉十年,至今一本书也没有看完过,你一定会笑话我。那么,我同意你这么

最初是喜欢米氏的诙谐,是的,他是一个对读者很怠慢的人。我常常想,这个家伙,脱光了小说里女人的衣服,正经地坐在那里讨论数学、音乐节奏、性生活之外的所有琐碎的事情,像极了周星驰的电影台词。

米兰·昆德拉的出现和卡夫卡以及卡佛的出现一样,他们都是对小说文本有大贡献的人。卡夫卡让生活在现实里的人找到了另外的模拟空间,也就是说,卡夫卡拉伸了小说的生存空间。卡佛剪断了小说的冗长叙述,让我们看到的是一张又一张照片,也就是说,卡佛让小说的速度放慢了,让我们看到了事物的慢动作。而米兰·昆德拉比他们更强大。他是一个骗子,他既不负责任好看的故事,也不负责弹奏动听的音乐,只负责吹牛,用漂亮的广告词招徕观众到舞台前,而他却一个人站在舞台中央尿尿,尿完以后,宣布,表演结束。

不可以吗?

他在舞台上反问。我正是在舞台上热烈回应的一个。我喜欢这样的表演,多么随性啊,其实,我也想上得台去,一脚将他也踢下来,接着演。

可是,终于,我,并未上去。因为,一个人内



赵瑜近照



《六十七个词》封面

心戏太多,只能一事无成。

我的小说《六十七个词》便写了很多的内心戏,现在,你若问我写了什么,我已经差不多忘记了。但是,当初写这个小说,的确是看了米兰·昆德拉的那篇《六十七个词》。

我是这样想的,既然米氏试图用 67 个词来完整地阐释他对世界、对感官、对食物、对小说等一切的看法。那么,我完全可以用 67 个词让一对陌生的男人和女人相识、握手、接吻、上床。

请原谅我一开始对小说理解得如此浅薄。在我的恶毒定义里,小说就是让男人找到女人和食物,又或者让男人失去女人或者食物。总之,小说是一种饥饿的艺术,里面的人不能太饱和了,不然,我都不知道该和他们说些什么。

显然,我对自己的定义很是满意。我开始

写了,甚至,我写出来了,发表了,出版了。我却并没有让小说中的人物获得满足。这源自于我的自私,我讨厌幸福的男人,我凭空觉得那样的男人太庸俗了。我怎么能容忍自己小说里的人物如此不堪呢?

于是,《六十七个词》里,我挑选了很多陌生于我日常生活的词语,这些词语不太正经,像极了米兰·昆德拉小说里人物的生活态度。

我相信,这大概就是我向一个人致敬的做法吧。

需要补充证明的是,真正进入爱情情境中的男女,或多或少,不都是有一些异常于日常生活吗?而这可以度量的异常,正是所谓的矫情。

没有矫情,哪来那么多趣味?

是啊,我终于在一次看周星驰电影的时候理解这种矫情是什么了。

当周星驰赤裸裸地赞美自己说:“我很普通,是个杀猪的”时,我一下子被击了,暂停碟片的画面,沉思良久,觉得,这是一句了不得的哲学话语。

所以,当我告诉你,我最喜欢的周氏电影,是,那部神奇的《国产零零七》时,希望,你不会因此而崇拜我。

回到米氏。他的关于小说的理论,我最喜欢的是那个关于“梦的召唤”的说法。

在小说《六十七个词》里,我几乎强迫男主角进入梦境里,我想知道,卡夫卡在小说里种植的那个梦现在醒了没有,我想用一个男人的身体和“性”来将这些深层次的思考拉下水,将那些所谓的“哲理”变成下流行为。

然而,让我觉得好玩的是,这只是梦。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在梦里救了人而赞美他高尚,更不能因为一个人在梦里杀了人而判处他死刑或者终身监禁。

只是,在小说里,梦和现实的边界如何划线,这才是写作者要掌握的尺度。

向某某致敬是一件特别占便宜的事情,尤其是像我这样,写作多年,却时常怀疑自己的人。这些年来,我写作的向度越来越偏僻,摆脱幼稚的过程像极了 I 阅读米兰·昆德拉的过程。一开始,我喜欢他小说的片断,再后来,我喜欢他作品的严肃及庄重,再后来,我喜欢他作品中时时刻刻都透出来的孩子气。

是啊,当我是孩子的时候,我觉得这个世界都太庄重了,而当我渐趋中年,我觉得,一个有着孩子气的人,是多么值得珍惜。

我希望,我也是那个值得珍惜的人。谨以此篇小说向米兰·昆德拉致敬。

(《六十七个词》赵瑜著,2011 年 12 月,上海人民出版社) 阅

在《小荒唐》的文字沙滩上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符力

在 2009 年 9 月出版了《小闲事:恋爱中的鲁迅》以后,赵瑜在次年推出随笔集《小忧伤》。2011 年,赵瑜又出了两本新书,其中的一本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小荒唐》。这三本书的书名都以“小”字开头,属于作者的“小”系列作品。

赵瑜的书,虽以“小”字命名,我却不能不朝“大”的地方去用心品读。

《小荒唐》也是一本有意思的书,而不一样的是,这本书的内容是关于成人的现实生活的,而更大的一部分是关于两性情感话题的;这本书更多地能够让人不时地发现作者那有些微小的、不一样的所思所想,而且能够让让人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地遇见感悟的火花一闪一亮;这本书还能让人看见作者散文笔法之行云流水,承转之间,不乏好景,亦多佳音。

比如,在写到《声音》的时候,赵瑜就让这寥寥几字来作起笔并且独立成段:“有一部韩国电影,叫做《春逝》。我喜欢看。”在第二段的开头,赵瑜立马接着把“我喜欢看”的原由告诉读者:“我喜欢电影中流水的声音……”显然,作者是因喜欢听那电影里的流水声、雨声、女主角的歌声以及风吹竹林的声音,才喜欢看那部电影的。文有因果关系,却不见作者搬出“因为所以”来表达,简约,清爽。在第三段,赵瑜写道:“这些声音让人安静,让潜藏在内心深处的



《小荒唐》封面

很多词语跳跃出来。我喜欢在写字的时候听到这些声音。”这些!便是“我喜欢看”那部电影的深层缘由了。

赵瑜写小说,写散文,还一直写诗歌。也许是基于对诗歌这种文学式样的妙处的理解,赵瑜写下这样的题目:《暗夜我听到内心里一棵树的叶子落下来的声音》、《八英尺以上的距离》,还把《小荒唐》里的绝大部分文章“分节”处理。《声音》一共分六节。我上面提到的是第一节。这一节里的第三段的最后一句,不但紧接前文,还呼应了文章开头的“喜欢”,并且有了明显的流转倾向:“我喜欢在写字的时候听到这些声音。”这样的表达,语言结束了,文字的内容和气息不是戛然而止的,而是流动或奔

跑着的,有存活下去的生命力的。赵瑜把《声音》的整体处理得结构分明、流转自如,文字貌似平常,却能证明作者的语言表现功力已经修到了很扎实、一点都不含糊的程度。读之,难免让很多人自叹不如。

语言表达清晰、准确的文章,才有充足的让人读下去的吸引力。文章也只有让人读得下去,才有可能让人发现语言表层和内在的迷人之处,以致发现作者的思想、才华、阅历,以及价值观等等。

是的,读赵瑜的文字,我常常为这个“核桃男人”的智慧和清醒而惊讶,也为我自己的迟钝而沮丧。沮丧之余,我还会翻开没读完的那部分篇章来慢慢读下去。

在《小荒唐》的文字沙滩上,我会不断地发现那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贝壳:“茶的苦,有时候跟茶本身没有关系,而是跟时间有关……每一次泡好茶,我基本上是马上喝掉。”(《茶放久了以后的味道》);“色彩丰富的人性里,沦丧的不是道德,是底线。繁华物质的城市里,堕落的不是身体,是底线。”(《男人底线》)。我还会发现跑动着的、机灵的小螃蟹——这样的事物,我追上去将它逮住,还兴奋了一下,而一不留神就会被它刺一下或咬一口,不会痛苦不堪,却能叫人留下比较深的印象:“现在,他才发现,原来婚姻的成本更多的是物质的层面,是房子,是生存的宽度,是彼此互相打开心灵所需承担的金钱数额。”(《婚姻成本》);“爱情和信仰极其接近,多数时候来自偶然和相信……其实,爱情无非是这样,相信。若是不信,你说得再朴素动情又有个屁用……”(《信仰》)。 阅

一个城市流浪汉的精神原乡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朱晓剑



《白纸黑字》封面

“方韩大战”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,与其说是讨论“代笔”问题,倒不说的在探索知识分子精神。不过,自称一个城市流浪汉的广州作家陈文,花 6 年时间隐居家中的斗室,整理自己 20 年的记事本,写成一本书叫《白纸黑字》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2 年-03 月),他说,这是一本留给百年后的中国人阅读的书。这话看似说得很大,实在是对当下的浮躁阅读的反动,大家都浅阅读去了,以致于读点“深刻”的东西反倒失去了兴趣,《白纸黑字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阅读的拯救,能让人获得对自己和万物生命的审视。

与时下的流行读物不同,《白纸黑字》更多是讲求回归内心,那种平和和安静,仿佛世事沧桑都远离了,俗世生活也改变了,陈文用智慧、禅意、冷静、精辟、陌生的故乡母语,真实地记录中国社会的生存状态与个人生命感受。比如“也许,不再想人生的意义时,就活出了人生的意义”,又比如“离手越远的东西,离眼光越远的东西,越不好控制。但越控制不了,人越想控制”,再比如“天变黑的时候,懂得点一盏灯,照亮人生”,这些小细节令人感动,但对浮躁的阅读者来说,可能这种文字缺乏可看的力度。不过,这正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,毕竟我们每天都不是忙一些正儿八经的事,还需要有点闲情逸致,偶尔发呆,眺望别处,做那么一点无用之事。

在书中,陈文展现了不同时期的记事本,这与书中的内容形成了有效的互动。在平和的叙述中,那些日常智慧就频频闪现,但它跟《瓦尔登湖》不同,在梭罗的笔下,瓦尔登湖是遗世独立的,与世俗世界完全不是一回事。但在陈文眼里,即便是日常生活中也包含了许多大智慧,因为日常,容易成为碎片化,很容易就消失掉,而正因为这样,陈文所记录的不再是简单的日常生活,更有着对世事通透的观察和彻悟,陈文的流浪汉形象更像是一种精神流浪,基于记事本和文章,回到他的精神原乡。

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,我们若只能用美好来形容,倒不如说更适合泡一壶好茶,听着音乐,静静阅读,慢慢品味的一些。不过,《白纸黑字》记录的只是一个个案,对更多的读者来说,或许因为不能解决现实的问题,不是急迫要读的书。至于读懂读不懂,那则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
无疑,《白纸黑字》所提供的不是简单的精神寄托,或个人情怀,而是一种价值观,在平和的世界里,修炼。这正如陈文在后记中所说,好的图书,是让白纸附上灵魂,它是一代人留给下一代人的精神遗产,有着不可替代的传世功能。那么,《白纸黑字》所传承的就是一代人的生存状态。它不华丽,不溢美,却以自己的风格向世人昭示,其实,我们活得可以更美好一点。陈文的原话是这样说的,这不是一本歌颂的书;这个时代,唱颂歌的人太多了。我得唱段衰曲,不是想谁死,而是让去天堂路上的人走得更有尊严、更有仪式感一点。信然,这才是他的精彩原乡的起点,也是最终要抵达的目的地了。 阅